

宁波好书

传播前贤的文化功业

《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出版文化意义发微

包伟民

以地方志为核心的地方史志文献,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

编纂地方史志制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地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文献,称为“图经”,用以介绍地方的情况。从隋代起,郡县佐官从此前主要由地方长官自行辟置,改由朝廷直接任命外地人担任。地方官制度的这一转折性变化,成了推动地方图经发展的重要原因,图经成为地方郡县长官出于行政需要、了解一地情况的重要政务工具书。唐代各地普遍编纂图经。到宋代,图经编纂全面铺开,并形成制度化。同时它的体裁也慢慢演变,介绍性文字越来越详细,形成了以文为主、图为辅的体裁。文也就是所谓“志”,所以到了宋代,图经被改称为“地方志”。

当然,地方志不仅仅是官员们管理地方的政务工具书,它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人口、贡赋、物产、风俗、教育、人物、寺

观、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内容,是我们了解历史时期各地政治、人文、经济等情况最为重要的文献。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马光祖为他所主持的《健康志》作序,就称地方志书“岂徒辨其山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而是要从“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比他稍早一些的郑兴裔为《合肥志》作序,也说地方志书的编纂“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生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总之“盖有激劝之意”。地方志书因此成了人们主动建构一地文化传统的工具。

宁波在我国地方志编纂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宋元四明六志是我国现存一地范围内唯一的宋元时期连续性的地方史书,更何况其中核心的《(宝庆)四明志》还保留了宋刊原貌,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

历代宁波乡邦士人为保存、传播这几部极具文化价值的地方志书做出了不懈努力。清咸丰年间,鄞县藏书家徐时栋收齐了宋元时期宁波地区的六部志书,即《(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

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与《(大德)昌国州图志》,于咸丰四年(1854年)起,在自己的藏书阁烟屿楼聘工开刻,大概到同治七年(1868年)完成六志的刊印,这就是著名的“烟屿楼宋元四明六志”。

但旧时雕版印刷的书籍,出于流传、保存与印刷过程中的种种原因,常常存在错误,严重的甚至可能影响书籍的使用,所以前人无不重视对书籍的校讎,宋元四明六志也是如此。徐时栋的友人陈劭就说“惜其中脱讹触目皆是”。所以在完成刻印后,徐时栋就与陈劭、董沛等一些地方士人,利用六志的各种版本,进行了仔细校讎,最终完成校勘记31卷。

19世纪末期,天下动荡,徐时栋等宁波地方士人不畏艰难,终于完成了宋元四明六志的刻印与之后的校勘工作,不仅保存了乡邦文献,更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化创造工程。

2011年,宁波市政府决定编纂出版《宁波历史文献丛书》,截至目前,在有关部门与

相关专家的帮助下,已经出版11辑52册,其中第10、第11两辑共8册,影印出版了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由徐时栋等人完成的《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并附有完整的31卷本《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填补了宁波方志史研究资料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献版本研究、方志辑佚研究、人物研究等学术价值。

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唐宋之际,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渐次进入快速发展行列,经济、文化地位迅速上升,“衣冠日隆”。并逐渐建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学术传统,对区域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名人贤士层出不穷,他们的遗泽深深渗透于家乡的文化土壤之中。地方士民日常饮食起居,浸润于无声之中而不自知,其受之于先贤者实惠莫大焉。积极传播前贤的这些文化功业,对于当今地方文化建设,必可期事半功倍之效,这就是《宁波历史文献丛书》影印出版《覆校本宋元四明六志》与《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的意义所在。

文学是她的白月光

——读张晓红散文集《月亮,在窗外》



仇亦斌

北仑作家张晓红写作几十年,作品涉及小说、散文、剧本、民间故事等。最近她在学习古典诗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典范。《月亮,在窗外》是她最新的散文集。

我去过她家多次,也认识

她的丈夫,他俩是因为文学而走到一起的。在她的影响下,丈夫也学习写文章,参加一个征文比赛还得了奖。因为她腿脚不便,都是瘦弱的丈夫背着她出行,这样背了几十年,两人从不红脸,快要金婚了。

我知道她家没有电脑,之前的文章全靠手写,写完后再找人去打印、投稿,比常人写作更难。收录于《月亮,在窗外》中的33篇散文,共18.5万字,是她一笔一画手写的。我曾经帮她打印过十几篇散文,拿到她的手写稿,打印后发给她,核对无误后,再帮她投稿。有时会按照我的行文习惯,改动几个标点和个别字句,她一般会接受这些改动。

她家在北仑区大碇街道虞家巷,一座近百年历史的老式楼房。门前有个院子,种有桂树、广玉兰、香樟等,还有茶树和凌霄花,家里还养了一只猫。我闻过她家的花香,也闻过院子里鸡鸭等家禽的浓烈味道。她自主地屏蔽了生活中不太如意的一面,而把美好付之于

文字,如春雨、月光、鸟鸣、花香、柳影、老物件、石板路、桂圆蛋、小海鲜等。江南的美好片段、人生的雪泥鸿爪,在她的书中有完美的体现。

亲人和家族成员,是她书中的重要角色,比如父亲、母亲、祖父、外婆、伯父、姑母、姐姐、弟弟等。姐姐的命运很坎坷,在逃难时出生,先天不足。她原本的志向是读大学,初中毕业时,成绩全校第一,但因为家庭成分不高,没有被高中录取。姐姐听说支边可以让姐妹们进工厂当工人,就申请去东北支边,那一年姐姐才18岁。在火车站送别时,姐姐哭晕在地,母亲回来时也哭了一路。姐姐到了东北后,因条件艰苦、饮食不适,后悔莫及。她去医务室帮忙,后来成为护士和助产士。本村的郑家大哥和姐姐两情相悦,但天各一方,有爱无缘。东北的郑连长来宁波家访,他是姐姐的追求者,但由于母亲的坚决反对,两人注定无果。后来,姐姐和一个宁波老乡结

了婚,支边满10年后,一家人终于回到宁波。可惜多年的艰辛和劳作,损害了她的健康,在外甥女考上浙江大学的那一年,姐姐因病去世了,令人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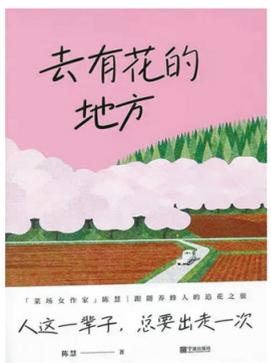
与书名同题的《月亮,在窗外》一文,讲述的是作者年轻时的一段暗恋故事。她遇到一个优秀的男孩,他喜欢她的作品,原以为会发生一些美好的事情,结果却令人失望,男孩带了一个女孩来她家拜访——文中有淡淡的哀愁。

我开始以为《王莹记醉泥螺》这篇文章最长,有14个小节、2万余字,作品富有小说的意味。后来发现《霓裳碎影》更长,这些都是投文学杂志的长散文,她的很多散文已发表在《文学港》《牡丹》《小小说选刊》《东海》等杂志上。

她对文学是虔诚的,不容一点亵渎。文学是她的梦想,是她的心头好,是她的白月光。书中个别内容有重复,有些表达不够内敛,但瑕不掩瑜,这本散文集中的真诚、真情、真心,足以打动你我。

沉浸式体验养蜂人的日常

——读陈慧新作《去有花的地方》



崔海波

6月27日,得知“菜场女作家”陈慧的新作《去有花的地方》在各大平台上架了,立即拍下。因为我也想去有花的地方,即便未能成行,跟着陈慧的文字神游一番也是慰藉。

2023年4月8日至8月11日,陈慧跟着慈溪的蜂农刘大哥夫妻辗转江苏东台琼港、山东泰安化马湾、辽宁大连的瓦房店和北票常河营放养蜜蜂,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养蜂人这一小群体的酸甜苦辣。

走南闯北,追赶花季,看上

去很浪漫,契合小资们想象中的“诗和远方”,实际上,他们住在荒野野岭,风餐露宿,生活有诸多不便。在江苏东台琼港,半夜十级狂风来袭,暴雨倾盆,陈慧蜷缩在剧烈抖动的简易帐篷内瑟瑟发抖;在山东泰安化马湾,帐篷距离川流不息的盘山公路不足三米,日夜被各种重型卡车的轰鸣声惊得魂不守舍;在辽宁大连的瓦房店马庙山,他们的帐篷周围都是垃圾堆,不远处横陈着一头将腐未腐的死猪,庞大的苍蝇军团入侵帐篷;在辽西北票常河营,帐篷被牛粪包围,不远处还有老坟堆。驻地没有厕所,只能“鬼鬼祟祟地摸到隐蔽的草从里蹲坑”,吃的水必须到附近村民家里去取,淘过米的水用来洗衣服,洗过菜的水再洗锅瓢瓢盆,不含洗洁精的水还要用来喂蜜蜂。野外生活免不了与各种昆虫亲密接触,毛毛虫、牛虻、隐翅虫、蜱虫等时常出没,陈慧被蜱虫咬过两回,被蜜蜂蜇更是家常便饭,有一回她被蜜蜂蜇了唇,红肿腹胀,她自我调侃“没花一分钱,就充分体验到了医美丰唇的效果”。

《去有花的地方》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是科普作品,在跟着陈慧“追花”的过程中,我对蜜蜂这种小昆虫以及养蜂这一小

众行业有了一点点了解。蜜蜂是变温动物,能用翅膀扇风自主降温,还能背水进蜂巢用于增加湿度;深色毛的狗容易遭到蜜蜂的攻击。至于养蜂人的日常工作,除了收取蜂蜜、蜂蜡以外,还有换王、秋繁、除蜂螨、移浆虫等很多繁杂的事要做。

养蜂人驻扎在深山冷谷里,看上去离群索居,其实这个行业也是一片“江湖”。养蜂群里,同行会通报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油菜花、椴树花、槐花、荆条花的花期;在同一地方养蜂的人,有时会互相走动,喝酒聊天,交流行情和经验,或结伴去附近的镇上赶集。但有时也互相算计,在常河营乡,当地蜂农老朱遇人都是笑脸相迎,“笑得像朵盛放在墙头上的大喇叭花”。他有八十多箱蜜蜂准备转让,为此一次次上门推销,承诺挑最好的蜜蜂卖给刘大哥。刘大哥买了五箱,到手后发现,其中一箱蜂量少,一箱没有蜂王,另外三箱也各有状况。刘大哥养了几十年的蜜蜂,深知在人家人的地方,闹僵了对自己不利,只能忍气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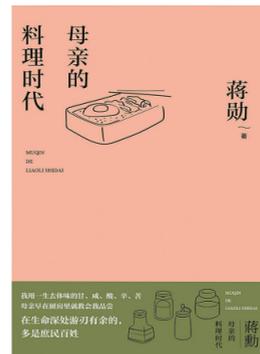
人情世故,冷暖自知,好在还有爱情。刘大哥夫妻风里来雨里去,在养蜂、转场的日日夜夜

里,风雨同舟,相濡以沫。陈慧用不事雕琢的文字记录他们在琐碎、辛苦的日常里彼此温暖、相扶持的细节:在转场的大货车上,新丽姐抱着膝盖缩在后排铺位的角落,尽量腾出最大的空间让刘大哥躺下睡觉;去镇上赶集,新丽姐斥资300多元给刘大哥买了两件有牌子的全棉衬衫,自己却总是在网上买特价包邮款的衣服;盛满蜂蜜的塑料桶沉甸甸的,要两个人抬到帐篷前,假如新丽姐走在前,刘大哥会很自然地吊着塑料桶的尼龙绳往自己的面前移一大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总是那么温暖动人。

作为一名随行作家,陈慧不仅仅是养蜂工作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虽然一些技术性强的活儿插不上手,但她平时也为刘大哥夫妻做一些后勤工作,比如到村里取水、买菜做饭、装卸货物、到集市上摆摊卖蜂蜜等。正是因为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使她笔下的文字活色生香,回味无穷。

读完《去有花的地方》,我意犹未尽,立刻关注了陈慧的公众号,继续欣赏她追花途中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荐书



《母亲的料理时代》

作者 蒋勋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6月

《母亲的料理时代》与亲情有关,与饮食有关。然而,并不单如此,它指向的还有那个逝去的年代。那个年代,是木心先生所说的“从前慢”,从前的车马都慢,从前的料理也是慢慢地拾掇出来的。

“母亲掌厨的年代,还是农业、手工业时代,一般人的生活



《君子时代的争霸》

作者 何晋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4年5月

作为中国历史“君子时代”的尾声,春秋不像之后的战国那样,直接将战争原始的形态展露,然而各方诸侯又痴迷于一个“霸主”的名号,对其趋之若鹜。这是一个君子时代的哀唱,也是一个争霸时代的兴起。

该书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扎根于《左传》的文本,



《人间小虫》

作者 王宏超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23年8月

昆虫与人类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话题在中国很少有人谈及,而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史写作中并不鲜见,如法国博物学家亨利·法布尔的传世巨著《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近日,读了王宏超教授的《人间小虫》,不禁感叹原来司空见惯的小虫并不简单。王宏超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都简朴。家里的三餐,也都很简单。人少,两菜一汤;人多,四菜一汤。以蔬食为主,配米饭和面食。”蒋勋如此写道。这样的场景,也是我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料理”这两字都太洋气了,我们小时候就叫“做饭”。“妈,我饿了,我要吃饭……”一顿饭,包括几道简单的下饭菜,这便是普通人的日常。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我们熟悉的物质元素,中国人认为这是构造世界的基础;甜、酸、咸、辣、苦,五味是我们熟悉的饮食滋味,中国人认为这是料理的基本味道。蒋勋将两者挂钩,五行与五味构成了意蕴丰富的因缘关系。它连着母亲在战火硝烟里的高龄岁月,连着在废墟里整理起锅碗瓢盆的日子……

在蒋勋看来,母亲的料理里包含着“平衡”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他对身体或生命的看法。小时候,母亲带他去菜场,那些绿绿的青菜,一把一把,用草绳扎着。蒋勋说,后来读到《诗经》里“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之句,“卷耳”成了生活的意象,美丽且鲜明。他说:“五行的料理,强调的是当地当季。食材的当地当季,是我的身体渴望与土地对话,渴望与季节对话。”

是啊,我们所追忆的,是母亲的料理所浸润的情感,是五行所蕴含的人与世界的关系。

(推荐书友:林颐)

先是解读《左传》及《春秋》的含义与特点,并对涉及的文史知识进行了简略介绍,随即对“春秋五霸”的两种说法做了解释,列举了其中涉及的人物,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并列一章,余下几人单独列传,详细阐述他们的生平事迹。

在春秋诸侯之中,率先争霸的反而是身为小国的郑、宋,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把这样的行为放在时代背景之下,便不难解释了。一个时代总有其先兆,当大国纷纷寻求崛起之路时,小国要么拼死一搏,以先发优势争夺成为大国乃至霸主的机会,要么就只能在各国之间辗转腾挪,以外交手段谋求一夕安寝。

楚庄王的称霸,可能最出人意料,他的称霸标志着以往“君子时代”的面纱即将褪去。在他之前的称霸者,大都高举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奉天子以令不臣”。换言之,以往的称霸,至少要以大义的名分遮羞,而楚国的称霸,则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

吴越争霸,则标志着“君子时代”的正式完结。两个蛮夷小国,以血腥无比的方式钩心斗角,用阴谋诡计谋取胜利;毫无掩饰地用强大的武力威逼、掠夺、征服,回归战争原始的形态。

本书很好地解释了《左传》,也揭示了《左传》中所隐藏的暗线——春秋各国是如何在争霸过程中“礼崩乐坏”的。

(推荐书友:赵昱华)

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国美术史,近年来关注古代社会生活史和生活美学,曾出版《古人的生活世界》,颇受好评。《人间小虫》从生活美学角度探究人间小虫与人类生活的关联,是一部充满趣味性、与传奇性的精彩著作。

全书分为三大板块,收录19篇美文,对虱子、蚊子与萤火虫进行了细致、多维的探讨,博物学的严谨、哲学的沉思、文学的诗情在《人间小虫》中一览无余。小虫体型虽小,可是数量惊人,据说地球上已知的昆虫有100多万种,占已知物种的一半以上。而昆虫界的未知物种是已知物种的数倍。王宏超教授为何在诸多昆虫之中,仅选取虱子、蚊子与萤火虫进行探究呢?他认为:“并非因为它们生物学上有什么关联,而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的生活、文化、宗教、审美的关系密切,实是‘人间小虫’的代表。”虱子、蚊子令人厌恶,却从古至今与人类相随,繁殖和传播能力都很强。萤火虫是少数能发光的昆虫之一,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车胤囊萤”的故事更是寒窗苦读的象征。作者动情地写道:“暗夜中摇曳的微光,交融了现实与幻想,视觉与听觉,静寂凄冷的光芒超越了黑暗与时间,摇动着诗人们的心神与灵性。”天道存微物,这些小虫对人类而言,有着精神、文化与审美的价值,人类观察它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反观自身的一种途径。

(推荐书友:戴骏华)